

---

# 1 素食者记

我没有很尖锐锋利的自我，喜欢放任自己瘫倒在灰色的地带。时常没有明晰的界限，边际模糊。悉达多在人生中历经了数个觉醒，对于我来说第一次认知的突破，回想起来，其关键也是对自我的放养。我很愿意在对与错的间隙里歇脚，在思考的真空中止步：这是一篇很自我的书评。

## 1.1

“如何界定理智和疯狂；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别人？”

在《素食者》的时候，我常保有着一股自我审查的味道。作者在标题中已经构建了一个二元的框架：素食者和肉食者，横亘在两者中间的是理智和疯狂，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分野。而我呢，被放置在肉食者的一端食肉而不自知，还是夹生在其中作者尚未阐释的灰色地带？标记读完这本书，我反复看着别人的书评，如孩童反当。

梦也是一种分界，庄周梦蝶何不梦庄周？梦境或许不是现实的附属，而是一片并行的原野，或是两片现实之间的灰色地段。我认为英惠的梦实际上是一座桥梁，梦里的森林、血水和咀嚼并不是梦的存在，而是在丈夫的强暴下被推上了桥，走过了桥。于是梦醒之后，英惠进入了素食的原野。

为什么不问问她做了什么梦？

## 1.2

英惠被丈夫凝视着，从来只是第二性的范本：她平均、普通、满足我的性欲和食欲。她最值得一提的不同就是不喜欢穿胸罩。所以我不会和她交流，她只是两颗突起的乳头，发泄的工具——先于存

---

在的她的本质。英惠是在我择偶中精挑细选得到的存在。

英惠进入了从未到过的原野，看见了树火还有啃噬着鲜肉的自己。她开始觉得肉恶心，自己清晰又恐怖的脸。我们时常以为这个世界只有一种颜色，你为什么不吃肉？

我突然意识到，自己对眼前这个女人一无所知。（郑）

她只要吃一口，就会重新吃肉的，这世上哪有不吃肉的人。（父）

你不是说那里湿了吗？（姐夫）

你不是人吗，为什么不吃肉啊？

### 1.3

满房子充斥着她的体味，那是一股如同新生儿般的乳臭味，刺鼻的酸味里还夹杂着既甜又令人作呕的腥味。

那是比他在夜里拍下的任何画面都要夺目耀眼的肉体。

姐夫对小郑极度生厌，他绝对不知道英惠的胎记和绽放的花。艺术常与超脱和斗争捆绑，也常是先进和启蒙的。姐夫凝结成的笔尖将在惠的后背上画花。但姐夫凝练的笔触下仍是以精液为墨，不是说性带有丑陋罪恶的实质，而是说姐夫对惠的仍然是一种凝视。他探视到了惠跨越过的梦境和那片树火，但真正让他有灵感而下笔的，始终是惠高昂的颧骨、胎记和自己梆硬的下体。

没有人能跨越惠的梦。但我们要控诉的不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隔阂和误解，因为其无法避免。真正恐怖的是，个体汇聚凝集成的群体向外发出更尖锐的凝视，如千与千寻里无所不吞噬的无脸男。你现在不吃肉，这世界上的人们就会吃掉你。（母）

你和英惠，你们都需要治疗。（姐）

你真的……疯了么？

除了随着食量减少和消瘦的身材，她几乎跟正常人没有任何区别。

---

## 1.4

在性别的分野上，树火从女性的第一视角展开叙事，水乳交融，“姐姐……世上所有的树都跟手足一样。”姐对惠仍然有一种自上而下的俯察感，人对待人之间总是充满猜忌，即使是姐姐。

时间没有停止。

时间没有停止。

如鼓声一样，时间没有停止的提示音如同惠仍未走出死亡和成为树的暗示。死亡和活着一样荒谬，或者说活着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，姐好像在阴道的阵痛中也听见了鼓声，感受到了当下可能是如惠悲剧般所经历的荒诞悲剧的前奏。

惠在医院遭受到了书里的第二次血的喷涌。

梦。

妈妈你没有变成白色的鸟啊！（智）

……这一切。……说不定这是一场梦。（姐）

她安静地吸了一口气，紧盯着路边“熊熊燃烧”的树木，它们就像无数头站立起的野兽，散发着绿光。她的眼神幽暗而执着，像是在等待着回答，不，更像是在表达抗议。

她也跨过了梦。

## 1.5

我是否也组成了那一只巨大的食肉兽，无脸男？我也自慰，我也有着不小的性欲。只是在读完这本书，我会有一种突围和重塑的冲动。我既在很多男性角色的刻画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，又会认为我瘫倒在分野中间的灰色地带中。我甚至会反问自己，写下这篇书评，是否是因为我性的第一位受到了侵害，是否在证明着什么。我是否坚定？又是否退却？暂由我的疑惑作结吧。

---

## 2 读眠

很短的一本书，读下来我感觉和《素食者》很搭，简直是酱油和寿司的关系一样。延续着上一本书的笔触读下一本，如思维弥留在口腔里。这种想法在下一刻读《社会学的想象力》时得到佐证：现如今，人们往往觉得，自己的私人生活就是一道又一道的陷阱。这不正是读《眠》时我的感触么？

生活就是一条线吧，我们只是延续着上一刻编织。

村上春树在眠里写的也同《素食者》一样，阐述面对生活陷阱感时的出逃，也都以死亡或将死作结。

人无论在思考上还是在肉体的行动上，都决计逃不出一定的个人取向。人会在不知不觉中制造出自己的行为模式和思考模式，一旦制造出来，倘无万不得已的事态就不可能改变。

在我失眠的十七个夜晚，我也在失眠的历程中规训着自己的生活模式，喝酒……读书……咖啡三明治……。

人就生活在这种取向的牢笼中。

这种未来得及认清足迹而被风吹得无影无踪的生活，抑或就是眠。

村上在笔触间埋下了很多荒诞：我面对相貌怪异的丈夫我常夸张其英俊却无法临摹其面目细节，梦里提着中国壶淋着我的脚的老人。荒诞的是梦，朦胧不知的是眠。梦却是眠的产物。

梦是眠的解药。

在生活的线上保持编织时荒诞的触感，去俯察抚摸细毛棉线之间的交叉与贴附，让风和阳光和织成的结摇曳。生活就是一条线吧，我们只是延续着上一刻做梦。

去正念、去死亡、去出逃、去突围、去做梦。

在生活中保持触感，不要忘了失眠啊。

2024年11月12日

---

### 3 打结：记社会学的想象力

结绳记事。

\* \* \*

我们的社会呈现秩序而不是混乱和暴力、冲突，是因为人们对于许多事情有共识和标准，并期待彼此按照标准办事？

宏大理论的根本原因是一开始就选择了特别一般化的思考层次，导致其践行者逻辑上无法下降到观察层次。

定义的目的就在于让争辩聚焦于事实，而好的定义的适宜结果，就是把用于之争转换成事实之辩，从而把争辩推向进一步的研究。

每一位自觉的思想家都必须随时意识到（也因此随时有能力控制），自己正在怎样的抽象层次上进行研究。有能力自如并明确地来回穿梭于不同的抽象层次之间，正是思想家具备想象力和系统性的标志性特征。……我觉得，这样的心智习性正是通向系统性思考的必经之道；一旦缺失，势必通向对“概念”的盲目崇拜。

这样的陈述使社会学家不再对“权力”以及经济与政治制度有任何关注。我的看法还不止于此。这样的陈述，实际上包括帕森斯的整部著作，与其说是在探讨某一种制度，不如说是在讨论传统的所谓“合法化”。

那些把持权威的人，为了使自己对于制度的统治正当化，会努力将其与被人广泛相信的道德符号、神圣象征和法律条文相联系，仿佛这种统治乃是顺理成章之事。

与此类似，在心理学分析中，这类主导符号被私人接受后变得很重要，成为理由，往往还成为动机，引导人们进入角色，并制约他们对于角色的具体实施。

当我们考察一个词语代表什么意思时，我们处理的是它的语义

---

(semantic) 面向；而当我们结合其他词语来考察它时，我们就是在处理它的句法 (syntactic) 特性。

我们在谈论一个事物的时候，比如谈论一颗番茄。在我们的对话中会出现番茄这个词，这个词的语义就是那一群种植出来的具有特定味道的植物，即番茄是我们为其下的定义。

而当我们考察番茄的句法时，番茄就变得有指向性了，必然有着句法背后的内涵。这词语指向的内涵具有称为理由和动机的潜力。

强制、权威（自愿遵从的一方所持的信念使之正当化的权力）和操纵（无权方在无人知晓的情形下对其行使的权力）。

宏大理论家们提出的规范性秩序观念，以及他们处理这个观念的方式，都引导我们假定，几乎所有的权力都得到了合法化。

没有任何“宏大理论”，没有任何普遍图式可供我们作为出发点，以理解社会结构的一体性；对于老旧的社会秩序问题，并不存在唯一的答案。要想有效地探讨此类问题，就得依循多种操作模型。

\* \* \*

---

## 4 刀削面的午后

中午在食堂等刀削面时有两件事让我感到不安。第一是在我后面点了牛肉拉面的哥们比我先煮好面，第二是刀削面需要一根一根削下面，这就导致了每一根的熟度不同：有的太软，有的太硬。

第一件事我表示理解，因为食堂小哥的出餐调度依照并不完全是先来后到的，而也要考虑每一份面的顺手程度和总体等待时间，虽然仍让我感到不公。第二件事我也换个思路想，至少可以品尝到更多样的口感。但综合两件事考虑，下次还是不点刀削面了。

这篇散文以刀削面命名有两件事情。第一是早上读到了村上春树的“咕噜”起名法：“咕噜”一转身看见什么就用什么（作为名字）再好不过，第二是感觉今天弥漫着一股刀削面式的不安：繁杂的日常事务如面一样被割进了肉汤里，融浸去搅成了微微烫嘴的面汤水。

想必是昨晚睡少了才导致了这消化不良般的不安，这么一想胃还真是情绪器官，用来消化一坨坨刀削面的器官。倘若消化功能完善，又怎会抱怨那碗热乎乎的牛肉面汤呢？



2024年11月13日